

得一提的是《解学士诗选》，内中讲述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关于解缙吟诗做对的趣闻。如皇帝告诉解缙宫中降生，解缙做诗道：

“吾皇昨夜降真龙”；皇帝说：“是个公主。”解缙道：“月里姮娥下九重”。皇帝又说：“死了”，解缙道：“料是世间留不住”；皇帝又说：“未埋，丢在金水河”，解缙便道：“翻身跳入水晶宫”。又如天下雨，解缙跌了一跤，被众人所笑。解缙做诗道：

“春雨滑似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杀一群牛。”这本《解学士诗选》实则更近于单口相声，现代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宝瑞说的单口相声《解学士》，内容与之有明显的承继关系，由此可看出解学士诗的深远影响和生命力。

其实说这首打秋千诗的作者解缙也好，唐寅也罢，都不很可靠。原因是这二人早期的诗文中都未收此诗，恐怕是后世的那些好事文人增入的。明代通俗小说插增诗歌，一般喜欢使用那些现成的套语。《金瓶梅》引诗虽多，但所引的名家诗词很少。而这首咏秋千诗乃民间盛传之作，被小说引用是很自然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罕见小说《跨天虹》残卷

邵海清

古本通俗小说《跨天虹》，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著录；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五章《清代的说书和话本》第三节《清人编刊的拟话本·集叙录》总集《跨天虹》条云此书

系“傅惜华旧藏清初刊残本”，但未有具体介绍；阿英《小说闲谈》、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戴不凡《小说见闻录》、陈汝衡《说苑珍闻》等均未提及此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新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跨天虹”条仅据《话本小说概论》著录，亦云“未见”，笔者最近因工作需要，有机会披阅现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收藏的这部书的影印件，爰撰成此文，以公诸同好，兼可以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之阙。

《跨天虹》，题“鹭林斗山学者初编，圣水艾衲老人漫订”，写刻本，卷端题“新闻跨天虹”，版心则作“跨天虹”。版框高十五厘米，广九厘米。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

此书可能是海内仅见的一个残本，原书不知为几卷，现存三、四、五三卷，每卷又分四则，演一个故事，这是明末清初所习见的短篇白话小说合集的通例，如《鼓掌绝尘》、《鸳鸯针》、《珍珠舶》等，均采取此种形式。《跨天虹》卷之三第一则缺，第二则第九叶以前缺，第三则末尾缺半叶；卷之四第一则、第三则末尾均缺半叶，第四则缺第三十四叶；卷之五第二则末尾缺半叶，第四则末尾缺失，残本除少量几叶间有破损漫漶处外，基本上是清楚的。遇有精彩的语句段落，还密密加上旁圈，书中所写的三个故事的情节轮廓大体上也是完整的。

此书的编撰者、校订者似均与杭州的西湖有关。按，杭州西湖西北灵隐寺前有飞来峰，亦名灵鹫峰。相传东晋咸和中有天竺僧慧理登此山，叹曰：“此中天竺国灵鹫山之上岭，不知何年飞来？”于是因山起寺，名为灵隐，取灵山隐于此之义。又，杭州西湖旧名明圣湖。相传汉时有金牛出现湖中，人言为明圣之瑞，故名。另外，杭州慈圣院有吕公祠，宋乾道间有高僧取池水咒之以施病者辄愈，因号圣水池。由此，冠以“鹭林”的斗山

学者和冠以“圣水”的艾衲老人，疑为杭州人。艾衲老人即艾衲居士，别有话本小说集《豆棚闲话》十二卷十二则行世（此书有康熙年间写刻本，题“圣水艾衲居士编，鸳湖紫髯狂客评”。在紫髯狂客每回末的总评中，有时称“艾衲道人”，有时简作“艾衲”，唯第八则称“艾衲老人”）。

《跨天虹》现存的三卷三篇小说，卷之四写的是明嘉靖年间的故事；卷之五写的是元至德年间的故事（查元代无至德年号，或为写手笔误）；卷之三因缺了前面一小半，未详故事发生的年代。但从其所涉及的官制、科举制情况看，如第三则“陕西提学”第四则别称“陕西督学”（明设提学道，清初设督学道，因而提学也称督学），第三则还写到“科考已过，遗才取得一名”

（在乡试前进行科考及录遗考试为清代科举制度），则其写的当是清朝的故事。胡士莹谓此书系清初刊残本，从书中不避康熙帝讳（如卷之四第一则写到“玄宗遍野飞蝗”、“对坐谈玄”）的情况看，断为清初刊本应是可信的。

残存本《跨天虹》的卷次回目为：

卷之三：

- 第一则 原缺
- 第二则 缺前半
- 第三则 俊郎君鬼媒合誓
- 第四则 媼女子三度完姻

卷之四：

- 第一则 建月宫嫦娥遭劫
- 第二则 施神咒弄假成真
- 第三则 道士血污还本性
- 第四则 樵本遇鞠得团圆

卷之五：

第一则 江上渔翁居鼎甲（？）

第二则 房中妖艳抱阍黎

第三则 仙境偶然联异香

第四则 盲儿宛转雪奇冤

此三卷小说的故事梗概：

卷之三写苏州陆天成之子友生（名士善）与濮小川之女大乔三次婚姻纠葛的故事。陆天成为儿子配了个奇丑的女子，在濮家时，与赠嫁婢朝云发生关系，为小川夫妇所察觉，于是经杭州而逃往江西，做了吉安知府严悦的幕宾，改名严豫。朝云自友生去后，朝思暮想，一病而亡。濮小川为瞞陆家耳目，即伪装成是女儿身故，而把大乔送往吉安府其表亲开缎铺的孔方家寄住，以便另行择配。朝云一灵不泯，与另一和友生发生过瓜葛的巧巧这对“鬼媒”的撮合下，友生与大乔再次结亲。友生发现这次又娶了一个丑女，欲再次出逃而未成。后孔家遭盗，孔方夫妇双亡，友生辗转到一贵公子陈衍家坐馆。大乔则在坐浪船回家途中，在长江上大姑山脚下被水盗丢入江中，恰被赴陕西提学任的陈衍之父陈国柱所救，收为己女。三年后，陈国柱降为福州知府，迎取家眷入闽，并作主将大乔配与友生。其时友生已改名陈衡，并中了举人。花烛之夜，彼此才知道那陆士善就是严豫，也就是陈衡，而这陈家的小姐，也就是“濮家的女儿，孔家的令爱”。

卷之四写浙江严州府遂安县郭林号仙公之女珍珠与青年樵夫金玉神奇的离合故事。郭仙公曾任山东兗州太守，现丁艰在家。珍珠小姐性情闲雅，“爱吃的是清茶淡饭，爱穿的是缟素衣裳”，其母常戏以嫦娥呼之。于是郭仙公为她在郊外僻静去处起造一座月宫居住，一夕忽为一白额猛虎啣去。原来道士萧道延披上虎皮，能身化猛虎，有一次陷入井中，适为金玉所救；因感念其活命之恩，要觅一个佳偶与他，所以把珍珠啣去，放在石洞之中。后虎皮被珍珠寻得，也化为猛虎，救出要送官究治的樵夫金玉，

晚间在睡梦中即化身为女子。自此他们朝夕相处，自金华而至处州。萧道延跟踪寻至，传授脱壳咒儿，珍珠脱下虎皮，依然是“嫦娥般样一个女子”。郭仙公后来补了福州太守，公子宗贤回家赴考，道经处州，在金玉所开的酒店中巧遇珍珠，兄妹相认。另有一吏科给事朱荇臣，十七年前被选为青州府理刑，家眷赴任途中在严州府遇盗惊散，大公子朱钰迷失，为一姓金的樵夫收养。原来这青年樵夫金玉，就是朱荇臣失散的大公子朱钰。珍珠与朱钰历经波折，终成眷属，后且贵为一品夫人。

卷之五写四川富顺县秀才张颺之妻柳春娘谋害丈夫而遭恶报的故事。春娘“为人悍毒异常，勤吃懒做”。时遇荒年，春娘要酒要食，与丈夫吵闹撕打，打鱼为生的杨老实进来劝解。经春娘撺掇，张颺同意跟杨老实去江边打鱼。原来春娘在家是个独生女儿，自小娇生惯养，后来柳老把一个卖菜的儿子过继进来，取名柳章台。不久，柳老夫妻发觉春娘与章台“干的风流事情”，随即设法把他打发回家。章台一场相思大病之后，被送到黄龙寺出家，法名静空。春娘与张颺成婚之后，静空常来走动，并勾搭成奸。此时张颺又把家中失火，父母双亡，哭瞎双眼，意欲投江自尽的张真儿收为义子，春娘本怕有人碍眼，因他是个瞎子，不以为意，公然与静空胡为作乐，张真儿悉知底里。一夜，被驼一面在江中网得的菱花宝镜回家的张颺撞见，春娘和静空竟将张颺以被蒙头，掀倒在地，用绳勒死，并扛到江边，丢入水中，幸为金甲神所救。原来张颺与夔夔宰相的小姐鸾绡有百年姻缘之分，所以赐他这面摩仙宝镜，并派金甲神与花神先后摄取张颺与鸾绡的魂儿到月老宫中面订佳期。后赖张真儿定计，状告春娘、静空，为义父报冤雪耻，县官命取“一面双连枷儿，枷了这奸僧淫妇，遍游四门”。张颺则借摩仙宝镜与鸾绡结成百年之好。

《跨天虹》现存的三篇小说，从题材看并不新鲜，写的不外乎婚姻纠葛和家庭变故；从创作主旨看，也不脱明清之际话本小

说训诫和劝惩的俗套。因果报应、命定天数，封建伦理道德之类陈旧酸腐的说教不时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在它有限的篇幅里，反映出了颇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写到的人物除了大小官吏、公子小姐及其婢仆以外，还有秀才、师爷、渔翁、艚公、樵夫、菜贩、店主、媒婆、和尚、道士、卖卜的瞎子、教书的先生以至水贼、强盗、市井游民、绿林好汉，各色人等，一一现身场上，声态并作。

此书侧重于故事的叙述，人物一般仅作粗线条的勾勒，而缺乏细致的描写。某些场合，用笔稚拙，甚至使人觉得不合情理，但也有一些精彩的片断，有时还能注意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

《跨天虹》的情节曲折离奇。如卷之四写珍珠小姐化身为虎，既有虎的能耐，又极富人性，颇具童话色彩。在故事的结构方面可以看出作者经营的匠心，但有时不免使人感到过于巧合。对此，作者也曾意识到，所以在卷之四结尾处自我解嘲说：“这也是姻缘数定，该在巧里团圆；会合偶城（成），却是奇中生就。这回说话，似乎太悬。苏东坡有云：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可也。”

《跨天虹》的语言朴素无华，不暇修饰，保留了某些民间说书艺术的本色。另外，小说中还溶合进去不少方言俗语，如“老官”、“下饭”、“掉包儿”、“打了两个虎跳”、“张了一张”（张，张望的意思）等，系杭州一带的常用口语，它使小说的叙述语言，尤其是人物对话部分更新鲜活泼和切近生活。

作者工作单位：杭州大学中文系

《农桑易知录》的刊刻时间

郑 麦

《农桑易知录》是一部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综合性古农书，